春秋直解

春秋直解卷九

郝敬習

成公名黑肱宣公子在位十八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卯葬我君宣公

無冰

冬煥也

三月作丘甲

備齊也先是魯背齊即晉復與楚謀伐齊會楚子卒不果齊人銜之及公孫歸父奔齊三桓懼而設備作丘甲加賦以益兵也田曰丘兵曰甲或曰四井爲邑

四邑爲丘其詳不可考其横斂可知也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晉地

初歸父謀以晉去三桓及歸父亡三桓懼晉討使臧孫許受盟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公穀作貿戎

不書戰不以戎敵天子也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齊伐魯圍龍取之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地衛師

敗績

齊師自魯伐衛報子臧之役孫良夫禦之而敗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

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公穀作手及齊侯戰于鞌安

齊師敗績

魯衛乞晉師報齊郤克以齊婦之恨從臾晉侯出車

八百乘會諸侯之師敗齊于鞌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袁穀作爰

鞌距齊五百里袁婁齊郊外五十里敗于鞌盟于袁

婁師及城下矣郤克問昔婦人之笑于帷中者責齊

侯母爲質齊使國佐賂晉反魯衛侵地乃許平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庚寅衛侯速公作遫卒
取汶問陽田
汶陽魯田之見侵于齊者魯取之袁婁之盟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初宣公求好于楚楚莊王卒宣公亦卒不克好公即位受盟于晉衛亦受盟于晉從伐齊故楚令尹子重侵衛衛服侵魯魯及楊橋孟獻子賂楚求平公子出質是時季孫行父爲政不能捐忿布公保輯境內而以私怨搆敵敵師入境乃屈身請盟質君嗣所損寔多

春秋不獨罪楚耳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是役也蔡人許人皆在二君幼不與盟不書楚人卽公子嬰齊也前與公會故名今十一國大夫并省書人說者謂尊晉詘楚然經既先楚矣郤克以婦人一笑辱人君母甥舅之國比于戎狄獻捷于王甚然有飛揚之志說者尤欲詘諸侯事之謬矣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晉人以邲之怨再伐鄭鄭人覆而敗諸丘輿宋衛之

君有新喪卽戎非禮也

辛亥葬衛穆公○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新猶新廷廏之新脩葺之也遷舊主改塗易檐將納新主故書新宮方新遇災三日哭哀之也戴聖記以爲禮公穀因之胡氏謂不稱宣宮主尚未入無主哭非禮故書

乙亥葬宋文公

生而篡國死用人殉春秋之屬諸侯也焉得文

夏公如晉

拜汶陽田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許恃楚不事鄭鄭伐之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汶陽人不肯歸魯。魯以師圍之。君子曰。衆心不附。圍

何可長也

大雩

旱也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牆）咎（高）如（廧公作將 穀作牆）

赤狄之餘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衞侯使孫良夫來聘

入春秋百三十有五年矣。而魯未受晉聘。荀庚來。一旦有禮何也。東諸侯大者。魯與齊。如驂與靳。晉新盟齊。使衞人招魯。齊盟而魯懼。魯盟而齊孤。[illegible]附晉盒

堅二子來要盟也。書聘。諱也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殊盟。非禮也。論周班。衞為先。論同姓。衞為戚。謂晉為盟主乎。先歃可矣

鄭伐許

去疾未得志也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宋共公新立也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將歸叔姬也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朝也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晉侯不敬公公將求成于楚季文子止之

冬城鄆

書重守也

鄭伯伐許

鄭病晉楚而頻年伐許貪亂[illegible]無已也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見出也

仲孫蔑如宋

報聘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穀 公作于穀 齊地

晉荀首如齊逆女魯使叔孫餉之君子曰齊之女于

譬非得已遠懼晉而近患魯會樹近敵亦何利焉晉

所以收漁人之功耳

梁山崩

晉地山春秋書山崩二皆晉也易曰地道變盈儻亦

晉分之兆與

秋大水○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

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鄭地

鄭爭許田訟于楚不勝求成于晉晉會諸侯于蟲牢盟鄭備楚也蟲牢密邇京師天王新喪咫尺諒闇過而不問春秋所以惡晉也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魯武公至是十一世已毀之廟也鞌之役謂國有武功倣周制爲武世室記云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諸侯五廟而有世室僭也

取鄟 專

鄟邑魯取之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蟲牢之盟晉欲再會宋人辭晉人衛之至是使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侵宋鄭與戎蠻之師皆在獨書衛惡良夫也東方之多事良夫爲之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晉召使伐宋也

壬申鄭伯費秘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晉非有深怨于宋徒以蟲牢辭會使衛人伐之不已

又使魯伐之晉驅諸侯如臣僕而魯奉命惟謹四年宋聘魯五年魯聘宋兩國方睦魯甘心棄宋好畏晉也故春秋所惡莫如晉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鄭從晉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

賀遷也晉去故絳遷新田

晉欒書帥師救鄭救公作侵

楚師還晉遂侵蔡楚救之晉師亦還

七年○春王正月鼷奚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

其角乃免牛

鼠小曰鼷免牛不郊也魯郊牛之異屢見詩云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其斯之謂與

吳伐郯 談

吳周太伯之後儒者以其居吳謂之夷有如楊拒泉臯居伊雒可謂之華族乎春秋于吳書盟書會書國書爵與諸侯同何知仲尼本夷之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書不郊則郊屢矣猶三望望亦非也春秋之義婉而

直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〇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楚伐鄭晉以諸侯救之爲馬陵之盟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州來楚邑初楚申公巫臣竊夏姬奔仕于晉楚子重子反分巫臣室而殺其族巫臣爲晉使吳教吳車戰叛楚至是伐楚入州來巫臣與晉之謀也

冬大雩

旱也不月史䆠也八九月猶不雨旱甚也穀梁謂冬無爲雩矣之

衛孫林父出奔晉

衛定公惡孫林父林父奔晉良夫之子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汶陽本魯田見侵于齊鞌之役晉取以歸魯茲復奪以與齊詩云之子無良二三其德君子所以惡晉也

晉欒書帥師侵蔡

蔡附楚也

公孫嬰齊如莒

其事不可考

宋公使華元來聘

聘伯姬也伯姬賢來媵者三國

夏宋公使孫壽來納幣

徵伯姬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趙同趙括趙嬰皆趙盾弟盾子朔娶于成公女莊姬

趙嬰通焉同括共逐嬰莊姬愬于晉侯曰同括爲亂

使欒郤誣證之遂殺二子春秋書殺大夫多矣此尤

無罪而書法同未有以褒貶也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錫左作賜

禮諸侯繼世新立覲天子則錫之命人臣有匡天子功則加錫命魯成公在位八年無朝覲之禮無敵愾之功而王使來錫命是僭賞也賞僭則為善者不榮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卒于魯也

晉侯使士爕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爕齊人邾人伐郯

郯從吳也晉徵兵于魯伐之季孫行父請緩士爕怒魯師遂出書聘諱也

衛人來媵

媵伯姬也禮諸侯夫人歸以姪娣從同姓二國媵之亦各以姪娣從一娶九女也伯姬歸宋而衛晉齊三國皆媵是十二女也惟王十二宋以先代後用王禮魯尤而效之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婦人生見出而死歸葬非禮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諸侯以汶陽田不直晉晉遂與諸侯盟君子曰晉之行詐久矣何獨一汶陽田耳汶陽田既不信而蒲之

盟又足信乎盟非古也胡人彈骨越人嚙臂中國歃

血皆市井駔儈之約晉人挾以爲大權而諸侯信以

爲大事顧朝盟之夕背之今日盟之明日背之其背

之也閧然相爭爭之不已譊然又盟此謂蜮之心飾

人之貌狌之血塗䖝之口烏足信乎然且兢兢奉之

曰盟主曰齊盟是何晉人狡而諸侯愚也亦可笑矣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〇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女嫁三月廟見而後成婦使卿致之禮也

晉人來媵

媵伯姬也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鄭私與楚盟鄭伯如晉晉人執之殺鄭行人伯蠲遂使欒書伐鄭楚子重侵陳救鄭不書無功也書執甚晉也殺行人不書史不備也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莒邑

楚子重自陳伐莒莒無城郭之備浹辰之間克其三都渠丘莒鄆

秦人白狄伐晉

晉以白狄伐秦秦亦以白狄報之始作俑者晉也後世踵其敝使神州沈沒華夏腥羶春秋垂戒遠矣哉

鄭人圍許

鄭人以晉執其君故出師圍許示不急也

城中城

魯城也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晉命也討其圍許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晉執鄭伯踰年不遣鄭人用叔申謀立世子髡頑爲君晉乃以諸侯伐鄭歸鄭伯鄭伯歸討立君者殺叔申不書史不備也

齊人來媵

媵伯姬也異姓媵非禮也

丙午晉侯獳（耨平聲）卒○秋七月公如晉

奔喪也晉人以公貳于楚止公使送葬惟天子葬諸侯送春秋所以甚晉

冬十月（公闕此三字）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使郤犫公作州後同來聘己丑及郤犫盟

晉止公九月公請受盟乃遣使郤犫來涖盟書聘史諱也是役也郤犫求婦聲伯女弟爲施孝叔妻奪以與之凡晉人貪淫無異狗彘謂春秋與晉者無是非之心者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

拜盟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

脩好也齊魯自鞌之役不通聘者凡十年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周公楚與伯輿爭政不勝出奔晉天子不能制其大夫則紀法斁天子之大夫爭而告于諸侯則體統乖周弱晉强春秋所由作爾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宋華元善于晉楚之執政者欲成晉楚會于瑣澤成也鄭伯在不書聽也書三國少之不書成成未可也晉楚大夫盟于宋晉侯與楚大夫會于赤棘皆不書楚不誠也楚僨于吳詭求息肩于晉晉人信之以誘

于鄭曰楚與我矣夫鄭楚所必爭也楚欲得鄭晉不欲失鄭雖盟何益故曰成未可或曰苟成也不亦可乎曰亦不可不利于周不利于諸侯夫晉已横矣益楚始兩狼必分南北約兄弟王而周室危別屬國弁朝貢而諸侯危則東周之滅不待秦政得志劉項之勢已分于簡王之季矣故曰成亦不可善乎孟軻氏有言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離晉楚以攜虎狼之羣借交摰之勢延東周一線之脉聽天命人心所止以徐待真王之出亦春秋之意卒未可與章句之士譚此耳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狄侵晉也

冬十月

十有三年〇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徵兵伐秦也昔荀庚郤犨來爲涖盟也士燮來爲徵兵也皆書聘今郤錡來又徵兵書乞師惡晉之無厭也惟天子討罪甸卒不行乃徵兵諸侯未聞諸侯相伐而徵兵諸侯者也不然則寡小乞援于强大且晉國寡小乎徵書旁午不勝供億之煩千里奔命不勝跋涉之苦疲憊小國殲殺無辜孟子所謂服上刑者

也故春秋所惡莫如晉

三月公如京師

徵兵于周晉命也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

邾人滕人伐秦

公如京師遂朝王不書不誠其朝也書自京師遂會晉侯所謂悠悠行路知有晉而已周劉子成子從不書以王卒行也以王卒行是天子而從征故諱也或曰二卿行非師行夫惟師行宜社成子受脤于社非師行乎秦未嘗得罪王室與諸侯呂相數秦晉人

米鹽私忿而摟九國之師發天子圻甸之卒以報睚
眦斯亦張皇不軌之甚矣至使曹伯客死成子輿尸
麻遂戰勝經不書不啻其功也故春秋所惡莫如晉

曹伯廬卒于師

晉爲之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衛侯如晉晉以孫林父見衛侯不可晉强歸之書自
晉歸惡晉也春秋世卿禍人國多矣而孫氏亂衛季

氏專魯實晉主之則諸侯何賴有晉說者肖强諸侯事晉悖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使非其人也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入其郛許人割地求和鄭人侮寡猶書公子其例安在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婚姻常禮此書義有三公在位至是十四年矣而始娶世子是年生又四年公薨大昏後時非所以重祚

胤一也禮諸侯冕而親迎共承宗廟公不親迎使其大夫以婦至禮簡事輕非所以重承先二也大夫若蔑若行父輩不往僑如烝君母穢德彰聞非所以重嘉禮三也故傳稱春秋微而顯志而晦盡而不汙有所受之又謂前書族尊公後不書族尊夫人則無稽矣後不書族蒙前文耳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秦伯卒

秦伯桓公也不書葬魯不會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仲嬰齊者襄仲子公孫歸父之弟歸父奔齊東門之族盡矣魯人憐而使嬰齊後之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公作歸之于

曹宣公卒于師公子負芻殺太子自立不書弒未君也稱曹伯終爲諸侯也殺嫡而終爲諸侯必有主者誰執之誰歸之則主者矣歸于京師假也世儒起伯討之例謬也

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晉楚成未三年。楚復伐鄭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恭）公

凡諸侯葬會則書穀梁謂爲共姬書鑿也

宋華元出奔晉

宋六卿魚氏蕩氏向氏鱗氏皆桓族也華氏戴族也

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山爲司馬山弱公室而

殺文公之子肥華元曰我司君臣之訓而不能正其

罪敢賴寵乎遂奔晉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華元之奔晉也魚石曰彼多大勳國人所與不反懼

桓之無祀于宋也自止元于河上元請討山許之乃反

宋殺其大夫山

華元歸率國人攻蕩山殺之

宋魚石出奔楚

華元旣殺蕩山魚石出舍于睢上元止之不可反閉門登陴而拒之石奔楚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衞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楚邑

晉招吳人撓楚率諸侯大夫會吳王壽夢于江淮之

間書會吳晉志也諸大夫不往則吳無由會吳雖欲會而不能自致諸大夫卽能致諸大夫而亦不能致晉也故曰晉志晉以諸大夫往故曰會吳儒者謂殊吳夷之夫儒者不夷楚乎楚會不殊又何也楚自爲會而吳則諸侯會之楚則晉不欲會而吳則晉欲之也古公之苗裔遯江介何夷之有

許遷于葉振

依楚以避鄭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氷

雨凍林木皆氷書異也二氣淫沴爲菑不祥可知必

曰某畱應某事不可知也不可知故可畏可知其誰不避之謂某畱應某事一不應而百皆妄矣春秋于畱異不可知耳非如世儒之鑿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是年楚以汝陰之田畀鄭鄭從楚子盟伐宋宋魚石在楚故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掩來乞師

是年四月晉復命衛伐鄭六月郤犨之衛之齊欒黶

之魯皆徵兵復伐鄭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徵諸侯兵而戰不列諸侯何也諸侯之從晉非得已也厲公無道三郤驕恣頻年徵發諸侯苦之故鄢陵戰後而諸侯懈晉遂替矣公羊以晦爲晝冥君子謂公羊爲朝菌之知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鄢陵之戰楚子傷目兩軍自旦接至夕詰朝將復楚子召司馬子反謀子反醉楚子宵遁及瑕賜子反死

秋公會晉侯齊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宋地不見公

晉敗楚師遂會諸侯于沙隨謀鄭也公後至晉侯以郤犨之譖不見公先是魯叔孫僑如通于君母穆姜姜請逐季孟公辭以晉難姜怒謀廢公公遲于壞隤申宮設守而行遂後期僑如賄郤犨訴于晉侯曰魯人待壞隤侯勝者晉侯遂不見公書甚晉也

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晉復徵王卒與諸侯之師伐鄭宋衛皆在不書公後至不會也二國晉黨故不殊周齊魯邾人皆率卒行故書春秋之義昭然說者謂春秋善晉何居

曹伯歸自京師

晉執之亦晉歸之假王命市威權直其事而情僞自見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攸公作招

叔孫僑如使人告于晉曰殺行父我殺蔑以魯事晉晉遂執行父于苕丘公待于鄆使嬰齊請范文子爲言于欒武子乃釋之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公命逐之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釋行父也

公至自會

未成伐故書自會

乙酉刺公子偃

成公庶弟穆姜嘗指以示公曰不殺行父蔑此莫非君也及僑如敗公殺子偃夫僑如凶淫獲免子偃無罪見誅曾于是爲失刑書刺微之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公作結）帥師侵鄭

鄭侵晉衛人救之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謀伐鄭也鄭世子質于楚楚人戍鄭晉復以諸侯伐

之楚救至諸侯師還

秋公至自會

未成伐也

齊高無咎出奔莒

齊慶克通于君母聲孟子鮑牽以語國佐于朝會頃

公以伐鄭行高無咎鮑牽處守公還孟子愬之曰高

鮑將不納公公刖牽逐無咎無咎奔莒其子高弱以

盧叛

九月辛丑用郊

禮冬至郊祀天故大饗不卜魯郊無時而日用辛卜吉則舉九月非時書用微辭也取器試曰用終春秋書郊九皆以故無故不書常且諱也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二年之中書會伐鄭者三中原繹騷皆晉人爲之說者謂晉安中國非謬與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楚人救鄭諸侯退

壬申公孫嬰卒于貍犂脤審 公作軫 穀作蜃

還自鄭道卒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子貜矍且疽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己 郤犨郤至

晉厲公無道欲盡去羣大夫用嬖人三郤多怨與嬖人胥童長魚矯陽五等隙欒書妒郤至之敗楚也使楚人來告曰郤至召寡君厲公問書書曰有焉公使胥童率甲八百長魚矯抽戈結衽詐爲訟者殺郤錡郤犨于榭殺郤至于車皆尸諸朝君子曰厲公之爲此舉甚矣而書與凡殺大夫同春秋是非豈待褒貶

後見乎

楚人滅舒庸

舒庸恃吳叛楚楚滅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弒
其君州蒲

厲公以討郤氏功使胥童爲大夫欒書中行偃殺胥童遂弒厲公葬以車一乘書曰殺其大夫雖嬖人亦大夫也曰弒其君雖厲亦君也春秋之義平直如此而書偃之罪何待名而後見乎然則趙盾歸生名又何也盾歸生匿不名則幸免矣二人彰彰然無可免

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

齊使崔杼慶克帥師圍高弱于盧國佐救之殺慶克

齊侯伏甲于內宮之朝殺國佐

公如晉

晉悼公新立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楚與鄭伐宋取彭城置宋亡臣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而以三百乘戍之塞吳晉交通之路書復入本宋地也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

告嗣君且拜朝此實聘也而晉寖弱矣

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

築鹿囿

營不急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宋圍彭城楚鄭救之

晉侯使士魴房來乞師魴公作彭

伐彭城也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汀

晉謀救宋也。此諸侯之大夫與諸侯會。未幾諸侯亦不會。而大夫自爲會矣

丁未葬我君成公

春秋直解卷九終

春秋直解卷十

郝敬習

襄公名午成公子在位三十一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掩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晉以諸侯之師圍宋彭城執石魚等五大夫以歸

夏晉韓厥公作屈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公作合

晉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于洧上諸侯之師次于鄫

以待晉師之侵楚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救鄭遂侵宋

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天王崩諸侯不會而自相朝聘非禮也春秋是非明白易見類此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楚命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成公夫人也

六月庚辰鄭伯睔(袞去聲)卒

鄭成公病子駟請曰有不諱晉楚誰從公曰楚君以我故親集矢于其目若背之是棄力與言也免寡人唯二三子公卒僖公立子罕當國子駟爲政子國爲司馬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伐喪也成公二年衛有穆公之喪鄭從楚伐之甯殖報之故獨書名此穀梁之說然則春秋于報怨可知

也儒者大復讐不自相左與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謀鄭也仲孫蔑教晉城虎牢以逼鄭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謚齊也

叔孫豹如宋

公新立聘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鄭之險也，鄭不能守，晉用魯仲孫謀，率諸侯城之以逼鄭，鄭人懼而受成，或問曰，晉楚之爭鄭何爲也哉，曰，欲代周而王耳，鄭密邇東周，得鄭則包舉雒邑，據九鼎，以號召諸侯，曰，若是則何不爭周而爭鄭，曰，周室雖微，猶爲共主，晉楚雖强，其勢莫敢先發，以爭鄭爲名，以得鄭爲傳，爭鄭所以爭周也，得鄭所以得周也，然則春秋以鄭與晉乎，與楚乎，曰，鄭烏可以與人，與之鄭，是與之周，不可以與楚，尤不可以與晉，曰，何謂其尤不可以與晉也，曰，天下一日無王則亂，春秋無王二百有餘年矣，仲尼以天下爲己任，思藉

資于齊魯而不偶屈指諸侯晉為戎首受朝受貢無異王者其子孫業牛耳其卿相驕恣語云人滿天棄識者知晉祚將不長故屬意莫如楚楚地廣民衆用之如順風而呼其適楚也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求身待于陳蔡之閒者數年驅車行其野而聞鳳兮之歌千載知心無如狂接輿生平足跡不入晉境臨河一望太息而返每云吾欲居九夷乘桴浮於海則其絕望中原之日久矣子西之沮昭王之不祿天祝予天祝予曰若是則仲尼以天下與楚矣曰非以天下與楚不得已而思以楚與天下耳文武不作東周不

振徙然護此瘻痹之軀，坐觀生靈塗炭累百年，不爲之所，而優游以待霸王之會盟，仲尼不若是其迂也。然則將奈何？曰：周可輔，則輔之；不可，則用伊周之權，乘湯武之資，削除僭亂，以安天下，春秋之志也。苟有用我，其何擇于楚？曰：若是則外中國與？曰：非也。天地之運，自北而南，洪荒以來，帝王起自西北，至周衰，迄于五霸二百餘年之閒，中原元氣銷鑠殆盡，識者謂王氣將在東南。聖人儻亦前知之，故其删詩首南風，而篇終服楚；春秋之于楚，若惓惓焉。詩與春秋二經，聖人心術隱微所寄也，學者亦可以窺一班矣。若夫

守章句之說謂春秋舉霸尊晉則仲尼之作春秋也守其爲春秋而已邪仲尼之視春秋敗局焉耳儒者區區執尊中國攘夷狄一語以該十二公之筆削豈不淺陋迂拙而可哂也哉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子申爲右司馬責屬國賂楚子殺之

三年〇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無功以憂卒

公如晉〇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晉地

謀致齊也是役也公見晉侯稽首禮諸侯見天子則

稽首諸侯相見稽首非禮也春秋所以惡晉

公至自晉○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衛地

晉求好于吳合諸侯于雞澤使荀會逆吳子吳子不至夫晉之求通于吳也為撓楚耳儒者謂楚吳皆夷稱晉攘楚而不責晉事吳持論豈得其平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楚令尹子辛貪陳侯去之使袁僑求成于晉晉使諸大夫與袁僑盟

秋公至自會○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討其不會雞澤也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楚將伐陳聞喪而止

夏叔孫豹如晉

報知罃之聘也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弋公作氏薨

成公之妾襄公母也

葬陳成公○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冬公如晉

傳曰，聽政，謂聽晉所命諸侯貢獻之數，友邦交際，有先王之禮，在賓主承筐，非有常數取盈也，晉于諸侯，限以多寡，視國大小，是責諸侯以職貢，而身都王者之奉矣，世儒猶竊竊然以尊周誚晉，豈不謬哉，然春秋不詳舉其事，何也，凡貪淫瀆禮之事，非弑逆則不書，下之慢上也，極于弑君，而上之殘下也，極于殺大夫，春秋之義，包舉矣，

陳人圍頓

楚使頓侵陳，陳圍之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通嗣君也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魯請屬鄫以助歲幣之貢晉許焉叔孫以鄫世子見晉成屬也夫以諸侯之附庸皆由晉制寧復知有天子乎故春秋所惡莫如晉

仲孫蔑衞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晉復以諸侯會吳使魯衞告期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楚問陳叛對曰令尹貪楚子殺壬夫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晉為吳會也吳子不至使其大夫來按傳魯穆叔以屬鄫不利使鄫大夫自會故鄫稱人大夫也則吳稱人亦大夫也吳大鄫小自宜先吳後鄫皆大夫自宜先諸侯後大夫豈以夷狄抑吳以鄫不如夷狄知父子之謂乎當是時晉之需吳亟矣雞澤之盟迎之不至善道之會魯衛居間十四國公侯世子相與欽遲吳一大夫豈不辱哉儒者曲生異說以掩會吳之失

其枝梧牽强亦甚矣

公至自會○冬戍陳

魯與諸侯戍之晉命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曹伯下公穀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楚子囊新爲令尹討陳晉以諸侯之師救之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華弱爲宋司馬樂轡與之戲于朝而梏之以弓平公

見曰司武而梏于朝難以勝矣逐之

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

莒人滅鄫

先是鄫以魯屬事晉輕莒無何魯歸鄫莒人襲而滅之按傳晉使人問魯何故亡鄫八年莒人伐魯疆鄫田則鄫之見滅于莒明矣穀梁說爲例曰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鄫中國而時非滅也家有既亡國有既滅胡氏謂如李園進妹不韋獻妾之類未知二傳何所據或謂昭公四年魯復取鄫疑鄫寔未亡蓋是時鄫已爲莒邑猶稱鄫者本初也日月時舊史有詳畧

非例也

冬叔孫豹如邾

脩平也

季孫宿如晉

宿行父之子代父政如晉見且謝亡鄫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誅其君疆其田書甚齊也

七年○春郯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小邾來朝

城費秘

季氏城私邑也行父歷相三君死無私積宿新代父
政首營私邑豈負荷之子與
秋季孫宿如衞
報元年公孫剽之聘且謝緩之非貳也
八月螽
冬十月衞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拜武子之謝且尋盟爲事晉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
衞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鄬鄭地
救陳也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鄵鄭地 公穀作操

鄬之會鄭伯任子駟爲相鄭伯不加禮焉子駟夜使賊弑之于鄵明日以瘧赴故書卒史傳疑也然則奚不正之曰弑君大惡趙盾歸生情狀顯著則覈實以蔽罪鄭駟楚虔蹤跡曖昧則因史以傳疑子云吾猶及史之闕文此類是矣

陳侯逃歸

鄬之會爲救陳也而陳侯先逃既周章可哂矣諸侯亦不量而預鄉鄬之關使主人避客躑躅無歸儻所謂爲合非與會盟之事至晉悼之季愈無足觀矣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晉命朝聘之數往聽也魯往則諸侯皆往前年命貢今年命朝兼制八柄九賦寧詎吳楚竊虛號而已也故如晉不絕書世儒猶謂春秋與晉豈不謬哉

夏葬鄭僖公

簡公嗣立羣公子以僖公之賊謀子駟子駟先辟羣公子殺之

鄭人侵蔡獲公子燮（穀作濕後同）

爲晉侵也獲蔡司馬子燮國人皆喜子產憂之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晉改議朝聘之數使諸大夫聽命公親往鄭伯以獻叅捷往晉侯不會公而會季孫是使季孫無君也諸侯朝聘天子三年五年有常期晉焉得受諸侯朝而改舊章謂爲方伯乎重耳據得之非文武治命也昔者文王嘗爲方伯未聞受朝貢也其專恣不軌始于重耳甚于驩而滿于周晉惡什伯吳楚而春秋不毛舉第書其盟會侵伐謂千古是非自在不謂後世言春秋者反艷稱之也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疆鄆田也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討其侵蔡也鄭及楚平

晉侯使士匄來聘

徵兵伐鄭也

九年○春宋災公作火

外災弔則書是年秦約楚伐晉楚子師于武城應之

不書史不備也當是時晉誘吳人撓楚楚亦連秦以

脅晉晉近秦遠故史于晉詳于秦畧也

夏季孫宿如晉

報士匄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公作繆姜

成公母也與僑如亂徙居東宮十有二年至是卒亦

夫人小君何貶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戚希鄭地

晉以諸侯伐鄭鄭受盟曰惟有禮與彊可以芘民者

是從晉使改盟鄭不可遂再伐師老而歸

楚子伐鄭

鄭復與楚盟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楚地俗作查）

晉會吳子壽夢也三勤諸侯而始得一會吳會而東南多事晉人爲之也故春秋所惡莫如晉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穀作傳）

妘姓之國晉以諸侯之師滅之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鄭從楚伐宋衛人救之鄭遂伐衛衛獲其將皇耳

晉師伐秦○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鄭從楚也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鄭尉止禦諸侯之師獻獲子駟抑之尉止因子駟五姓之讐助羣公子作亂殺子駟及子國子耳于西宮之朝不稱大夫非國辟也稱盜黨衆而賤也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魯與諸侯戍之晉命也諸侯侵鄭楚救之

公至自伐鄭

是歲周大夫王叔伯輿爭政訟于晉范宣子聽之不書爲天王諱也

十有一年〇春王正月作三軍

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公侯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三軍制也中業不足猶在公季孫宿始三分[illegible]三家各一而公守虛名耳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不郊幸之也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鄭欲從晉而難于背楚子展謀曰伐宋以致晉怒晉以鄭楚遂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討其伐宋也

秋七月已未同盟于亳公穀作京城北

鄭從晉也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鄭受晉盟又從楚伐宋所謂怒晉而後辭楚子展之謀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晉復以諸侯伐鄭盟于城下遂會于蕭魚鄭從晉也終子展之謀

公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穀作宵）

鄭使良霄石㚟（辭）以從晉告于楚楚人執之

冬秦人伐晉

救鄭也戰于櫟晉師敗績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臺　穀作邰）季孫

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初莒人滅鄫疆鄫田及魯五年之內三伐魯季武子

帥師救之乘勝入鄆所謂應兵也說者起遂事之例

春秋大夫何事弗遂而獨譏遂[illegible]于出疆季孫之專

豈在入鄆耳

夏晉侯使士魴（房）來聘

拜服鄭之師也

秋九月吳子乘卒

吳王壽夢卒長子諸樊讓國于其弟季札季札不受棄室而耕諸樊乃立不書葬沒其僭王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楚令尹子囊與秦庶長無地伐宋報晉伐鄭也不書秦楚主也

公如晉

朝也拜士魴之聘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邿詩公作詩

邿婁之邑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楚共王也

冬城防

防臧孫氏之食邑大夫城私邑非禮也語曰大其都者危其國傳謂書時非也時不書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釵去聲公作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鄭地）

吳人伐楚楚敗之而獲吳公子黨吳使人告晉爲向之會范宣子問其伐喪也數吳而退是役也會以二

卿往三桓專魯為足恭以媚晉晉悅而輕魯人幣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是役也晉卿帥不睦諸侯不整無功而還昔者小白之合諸侯也莫盛于召陵葵丘惟齊魯宋衛陳鄭六七大國滕薛而下不與焉所以恤小而節其力也重耳寖後然會不數悼公之世無歲不會雖杞小邾不得免焉詩曰何草不黃何人不將仲尼以是蒿目而憂也

已未衛侯出奔齊公作衛侯衎

衛獻公期孫林父甯殖食日旰不召而射鴻于圃二子朝服從公不釋皮冠與言林父之子見公使人歌巧言之卒章林父懼作亂殺諸公子獻公奔齊衛人立公孫剽林父殖共相之

莒人伐我東鄙

報入鄆也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吳人要于隘獲楚公子宜穀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

邾人于戚衛地

謀衛定公孫剽也戚孫氏邑孫林父逐其君殺君嗣諸侯不討而賍就賊子會于私邑亦惟晉人爲之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魯地

宋向戌來聘不盟于國而盟于劉故不書公三桓專也

劉夏逆王后于齊

魯爲主也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魯地

齊貳于晉伐魯討其事晉也至遇不進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故

備齊也外城曰郛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邾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踰月葬速也將爲溴句梁之會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溴梁

晉有親喪而會盟非禮也

戊寅大夫盟

諸侯有盟衰世之風也大夫盟風愈下矣前此大夫會猶曰君不赴而使其臣故列名書地今諸侯已盟大夫又盟是君盟不足重必大夫盟而後可也故書大夫盟子云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討其侵魯通齊楚之使也大夫盟而執之是晉執諸侯由大夫也以歸專也

齊侯伐我北鄙

魯附晉也

夏公至自會○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許病鄭請遷于晉晉會諸侯遷之許大夫不可晉使荀偃帥諸侯之師伐之鄭伯怨許請行楚救之晉敗楚師于湛（成）阪（反）伐許而還先鄭戎首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左作郕）○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告齊難也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鋞公穀作瞯）卒○宋人伐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衛孫林父之子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而毀其人瓶重丘人詢（垢）之曰爾父逐君衛人爲之伐曹取重丘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公作洮）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高厚上左無齊字）

甚齊也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華臣戕殺公族宋公欲逐之向戌請蓋之會國人逐瘈（制）狗闌入其家華臣駭奔陳

冬邾人伐我南鄙

爲齊伐也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求好也不言聘卑之不言朝不以滕薛也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討其伐曹也

秋齊師（穀作侯）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齊數伐魯諸侯不直齊故書同敗齊師于平陰至城下焚其郭門東侵及濰南及沂而後還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鄭子嘉謀招楚師以去諸大夫而背晉楚伐鄭至純門再宿還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公作阿晉人執邾子

諸侯還自沂上遂爲祝柯之盟謀邾也邾子再侵魯故再見執

公至自伐齊○取邾田自漷畫水

晉與諸侯之師次泗上疆魯取邾田自漷水皆歸于

魯

季孫宿如晉

拜伐齊也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伐齊之師還及河晉荀偃病死晉欒魴復與衛孫林父伐齊不書晉甚衛也不書欒魴甚林父也林父身犯大逆爲晉走狗求免小人之尤者與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公作瑗）卒

齊靈公嬖其妾戎子而立其子牙靈公病崔杼立太

于光執子牙殺戎子尸諸朝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崔杼殺高厚于灑藍而兼其室傳不詳其故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初盜殺三卿子嘉預謀又招楚師爲純門之役國人惡而殺之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郛

備齊也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衞地

先是齊及晉平爲大隧之盟魯疑齊人間已于是有柯之會晉人所以馭齊魯者甚譎而齊魯不悟也

城武城

備齊也齊晉合而魯之防齊愈嚴矣齊魯相疑晉之利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公作遫會莒人盟于向

釋怨也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廛）淵（衛地）

齊及晉平說者謂感于士匄之不伐喪非也亡脣棄輔雖欲不平得乎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邾以漷田故侵魯魯人報之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公子燮欲以蔡從晉蔡人殺之子燮之弟子履懼而奔楚

陳侯之弟黄（公穀作光）出奔楚

陳慶虎慶寅愬公子黃于楚曰是與蔡同謀楚以爲討子黃如楚自理春秋于其出其歸皆錄之惡在其爲外楚也

叔老如齊

脩好也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報向戌之聘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拜師及郛田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庶其邾大夫以二邑叛于魯季武子納之妻以公姊使卽其邑食臧孫紇謂之賞盜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欒黶之妻欒祁范宣子之女生盈而寡私其家老州賓懼盈以討譖盈于宣子宣子曰是將叛宣子遂逐盈奔楚盡殺其黨十大夫嗟乎毋淫而譖子臣傒以逼君四維不張晉其可知矣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錮欒氏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宋地邾子下公穀有滕子

再錮欒氏也時欒盈在齊齊會詐也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追舒之爲令尹也寵觀起而富之楚子轘觀起殺追舒尸諸朝

二十有三年〇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夏邾畀鼨公作我來奔

畀我邾婁大夫來奔則書說者謂夷狄無大夫誕也邾婁猶然而况秦楚乎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〇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陳侯朝于楚二慶以陳叛楚圍之陳人殺二慶子黃

復國說者謂春秋罪子黃之自楚歸也何居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納于曲沃因大夫胥午率曲沃人伐絳士鞅禦之盈敗走曲沃晉人圍之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乘晉亂報平陰之役遂取晉朝歌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晉地

此魯人報德之師也然遠事晉而近讐齊其于輔車之計左矣雖然齊魯世讐力不能得志于齊而恭順

有禮于諸侯諸侯親之故鞌之役平陰之戰齊憊矣皆魯也律以春秋之義齊魯等而較其時勢情形為魯討無以踰此此老聃所謂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者春秋之義亦備矣

己卯仲孫速卒

孟莊子有疾子秩長而末樹庶子羯欲奪之謀諸公鉏鋤公鉏者季武子長子也武子先用臧紇謀廢之而立其庶悼子于公鉏於是賢羯于季武子曰唯才何長之有請為孟孫立之蓋承父之弊而樹德于羯以報臧紇也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illegible]出奔邾

孟孫羯立乃爲公鉏譖臧紇于季氏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臧紇聞之設備季孫疑之攻臧氏紇斬關出奔邾還入于防使其兄臧賈臧爲請立後魯立爲乃去仲尼所謂要君也

晉人殺欒盈

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其族黨君子曰晉之錮欒盈也無復世臣之禮而欒盈之爲臣亦無復事君之義所謂犬馬寇讐也故春秋不稱大夫書晉人殺欒盈討賊之辭

齊侯襲莒

齊莊公還自伐晉遂襲莒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省齊難也

仲孫羯結帥師侵齊

晉命也齊魯脩好未三年而還相讐皆晉爲之齊魯

睦晉不利也

夏楚子伐吴

以舟師伐吴不爲軍政無功而還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旣○齊崔杼帥師伐莒○大

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陳公作衛地

謀伐齊以水患不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齊以晉難乞師于楚楚爲伐鄭以救之

公至自會

陳鍼虔宜咎出奔楚

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

齊人城郟會賀成也不書城齊事也

大饑

二十有五年〇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報仲孫羯之侵也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崔杼娶棠公之婺（離）而美莊公通焉崔子稱疾誘莊公入室弒之立靈公庶子杵臼是爲景公與慶封相之嗟乎齊光殺弟尸庶母以崔杼爲心膂一朝反噬裁及其身未幾慶封滅杼盧蒲癸王何滅慶封天道好還豈爽毫髮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伐齊也齊賂晉晉人許成嗟乎弒君之賊法所必討晉為盟主而惟利是視衛孫林父甯殖逐其君為晉爪牙十年保首領沒使其君流離老于他邦惡如崔杼竟以賂免亂臣賊子釁孽滔天輦致金帛西向事晉則君可弒國可篡莫敢誰何矣以此主諸侯儒者猶加獎藉豈春秋之義與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初陳侯從于楚子伐鄭鄭人怨之所以報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定齊光也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衛邑

衛獻公奔齊至是十年矣夷儀之會晉使人召之遂

居之於夷儀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舒鳩叛楚也

冬鄭公孫夏公作蠆帥師伐陳

子產獻入陳之功于晉遂再伐陳陳及鄭平

十有二月。吳子遏（公穀作謁）伐楚。門于巢卒

吳王諸樊伐楚報舟師之役攻巢門門者射之殪于乘之君而死于一矢故書卒以諱之閽閽之死亦然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飄去聲）

納獻公也殖逐君而立一君喜弒君而復一君父子濟惡世卿所以禍人國也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初甯殖之逐君也林父實主之獻公復林父遂以戚叛于晉衛人攻之晉人戍之于是有澶淵之會

甲午。衛侯衎（看去聲）復歸于衛

獻公見逐今十有二年乃復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徵會討衛爲孫氏也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晉平公使趙武疆戚盡取衛西鄙田與孫氏衛侯至則執而囚之齊鄭二君爲請不許衛侯納其女而後許之其貪淫無禮橫目而豺狼耳說者猶謂爲盟主彊諸侯事之何居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座平聲

宋寺人伊戾爲太子內師無寵楚使過宋太子享于

野伊戾為坎用牲加書馳告公曰太子與楚客盟將叛公因痤痤自縊死書公殺甚之也

晉人執衛甯喜

甯氏父子無君之惡一也父附晉以免子背晉而見執孫林父甯喜之惡亦一也喜背晉見執林父附晉以免然則晉非執弑君執不附巳者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葬許靈公

初晉之伐許也以諸大夫行獨鄭伯請從許靈公欲報之如楚乞師遂卒楚為之伐鄭墮南里乃葬

二十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齊景公新立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宋向戌善晉趙文子又善楚令尹子木以弭兵說晉楚晉楚人許之諸大夫會于宋議晉楚之屬交相朝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

甯喜者獻之勲殤之賊也獻公惡其專殺之非爲討賊也故不與殺陳佗夏徵舒欒盈同辭

衛侯之弟鱄公穀作專出奔晉

初甯喜之納獻公也獻公使鱄盟喜喜誅鱄恥食言去之終身不仕書以惜之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晉楚各以其屬諸侯見乃盟不列諸大夫蒙前會宋之文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氷○夏衛石惡出奔晉

衛討甯氏之黨也

邾子來朝○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告朝楚也

冬齊慶封來奔

崔杼娶東郭姜之子與羣子交搆慶封乘亂殲其家遂殺杼經不書書慶封奔何也崔杼之惡極于弒君齊不能討而以家難羣小自殞不足書書慶封以賊黨父子濟惡欒高陳鮑諸大夫相與圖之伐國門犯公宮不克亡命書誌亂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

朝也書如楚與晉同辭則是春秋未嘗殊楚也說者

以如楚爲事夷狄何居時諸侯皆如楚不書而書公
史以君舉書也儻事夷狄乎外諸侯亦書矣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按傳靈王崩于癸巳書甲寅以赴日爲崩日史誤也
經因之傳疑也不書葬魯不會也朝楚而不葬王不
待貶而失可知也

乙未楚子昭卒

楚康王卒諸侯之朝楚者中道反魯公往

二十有九年〇春王正月公在楚

楚止公送葬使襚不書諱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

公還及方城聞季武子取卞不敢歸榮成伯勸之乃歸大夫取公邑而不能問何以爲君

庚午衛侯衎卒

閽弑吳子餘祭 僚

吳子俘越人而刑以爲閽使守舟吳子觀舟閽弑之

禮謂不近刑人本此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 公作齊 鄭公

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公穀莒人下有邾人

杞晉平公母家也晉使諸侯城之

晉侯使士鞅來聘
拜城杞也
杞子來盟
晉使魯反杞侵田與杞盟
吳子使札來聘
札不書族史尊内也君在臣不族而春秋未嘗夷吳亦可知也說者謂惡其以讓國禍宜係氏書名鑒也吳王壽夢子四人長諸樊次餘祭次夷眛次札諸樊舍其子光立弟欲以及札夫越三君而寄及之難必之數也諸樊立十三年餘祭十七年夷眛四年凡三

廿四年而三君盡適然耳使三君永年而季札早世安所委國哉是國之及札本無心不受之志已決于諸樊死之日豈俟夷昧卒而後責札之不受也邪今不罪餘祭夷昧貪以奪嫡而責季札廉以貫禍豈不迂乎夫才如管仲節如子臧求名不得書札來嘉予厚矣若夫族氏官爵不書者什九春秋是非不在一字之增減而在理之得失與人心之是非奈何數數然多端也

秋七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高止專。公孫蠆公孫竈共逐之

冬仲孫羯如晉

報士鞅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委罷皮來聘

楚郟敖嗣立通好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班弑其君固

蔡景侯淫其子婦其子弑之所謂不父不子天下之大惡也。始世儒例若爲書而可不[illegible]曰史逸也穀梁謂爲夷之夫盟會侵伐死喪出奔之類不日多矣豈皆夷之乎。曰亦多矣豈皆與之乎

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公穀無宋字）

卒于災也伯姬寡居夜失火左右請出伯姬以婦人無傅姆宵不下堂逮焚而死按成公九年伯姬歸宋爲婦者四十年宋共公以成公十五年卒姬獨居三十五年老矣變起倉卒不肯宵行而守禮以死其女士也哉書惜之

天王殺其弟佞（公作年）夫王子瑕奔晉

周儋括作亂謀立景王弟佞夫佞夫寔弗與知王遂殺佞夫儋括奔晉書曰殺其弟甚之也三年之喪未除而殺其母弟甚之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恭同姬穀無宋字

書共姬恭之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良霄酗于酒侵侮宗人子晳以駟氏之甲伐之良霄奔許復入駟帶率國人殺之不書殺大夫蒙出奔之文也無例可知

冬十月葬蔡景公

蔡般葬父會故書說者謂賊不討不書葬若蔡般其誰討之胡氏謂書以責諸侯之會者若是則聖人不欲人之哀死[illegible]與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自宋之盟諸侯無兵車之會者三年矣二十九年會于杞城也今年會于澶淵宋災也故經皆詳其事是會也諸侯議賑宋而魯不與何也伯姬魯女也叔弓先如宋故不與會

三十有一年〇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楚宮別寢也公適楚作故名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傳稱襄公之喪公子野立次于季氏毀而卒季孫立子裯是爲昭公按春秋魯喪書子卒者三莊公喪而卒子般文公喪而卒子惡襄公喪而卒子野皆微辭子般死于慶父子惡死于仲遂而子野獨死于毀乎居喪而毀孝子也季孫所以不利公子裯年十九而有童心居喪不哀季氏所欲立也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按傳莒子虐國人患之又廢其樹子展輿展輿因國

人弑父自立不書展輿謀始國人也非聞實不敢薇

詳慎之至也說者信傳而疑經有隱胡氏信經而謂

傳有錯皆不達于春秋之義也

春秋直解卷十終